

# 世界多条知名河流都“病”得不轻

■本报记者 陆益峰

河流干涸、污染严重……3月22日是联合国世界水日，然而世界上几条重要的河流，如中东的约旦河、印度的恒河以及非洲的尼罗河，都“病”得不轻：约旦河面临干涸风险，据世界气象组织预计，到2025年沿河三分之二的居民将无水可用；恒河主要是污染问题，历届印度政府都信誓旦旦要治理恒河，但成效甚微；而尼罗河则是水资源分配的问题，今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关于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再起波澜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。

## 约旦河：“最危险”的河流面临干涸

提起约旦河，关注国际新闻的人经常会听到“约旦河西岸”这个词，这一般是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“法塔赫”控制的地区。其实，约旦河的名气更大，在基督教历史上它可谓一条“圣河”。根据《圣经》记载，约旦河是当年耶稣基督接受约翰洗礼之处，用约旦河水来洗净自己凡世的罪孽，旧“我”死去，新“我”重生。2010年1月19日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约旦时，还专门前往约旦河进行洗礼，而这一天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节日洗礼节。据俄新社当时报道，在约旦河前梅德韦杰夫用河水洗了脸。

约旦河发源于叙利亚境内的赫尔蒙山，向南流经以色列，在约旦境内注入死海，全长360多公里，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河流。然而，这样一条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河流，如今却面临干涸风险。根据环保组织“中东地球之友”的报告，上世纪30年代，约旦河的年流量曾达到13亿立方米，而如今仅剩2000万至3000万立方米。另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预计，到2025年沿河三分之二的居民将无水可用。

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了约旦缺水的故事：机械维修工塔里克·艾克塞一家住在约旦河畔的一座小城市，去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干旱，约旦河水量减少，使得艾克塞所在的城市时时中断自来水供应。“没法洗衣服和脏鞋子”，刚回到家的艾克塞衣服上沾了些机油和汗渍，“甚至连澡都没法洗。这是耻辱，没有人应该像这样生活。”

如今，约旦河部分河段水量与小溪差不多，已经到了干涸的边缘。一方面，中东地区本来就降水稀少，近些年气候变化导致该地区干旱愈发严重，约旦河得不到有效降水的补给。更严重的是，流域内人们无节制地用水，导致约旦河人不敢出。“中东地球之友”的报告显示，过去50年间，以色列、约旦和叙利亚使用了九成以上的约旦河水用作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。其中，以色列从约旦河中转移的水量最多，高达46%，其次是叙利亚，占25%，约旦和巴勒斯坦分别占24%和5%。这也意味着，每年约旦河几乎没有多少水最终注入死海，这也导致死海的面积越来越小。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死海也将“死去”。

中东人常说“水比油贵”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曾表示：“中东地区水比石油更重要。”因此，约旦河就成为了一种战略资源，经常引发流域内各国的争夺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随着经济迅速发展，以色列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，于是制定了争夺约旦河水资源的战略。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针锋相对，在1964年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也制定了转移约旦河水的计划，筹措资金准备购置机械设备。没想到1967年，以色列突然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，虽然战争原因很多且复杂，但争夺约旦河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点。战争结束后，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，得到了这些土地上半以上的水资源。

复杂的地缘环境，再加上各国争夺水资源的冲动，使得治理约旦河的努力步履维艰。2011年后，随着中东政局出现动荡，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，更增添了约旦河的危险性。《新闻周刊》报道称，美国情报部门预计，未来十年内约旦河的水资源很可能成为恐怖组织抢夺的新目标，届时这块土地上将会发生更多的冲突。

## 恒河：一直在治理，从未有改善

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甫一上任，就雄心勃勃地推出“恒河净化计划”，计划在其五年任期内拿出30亿美元来治理好印度的母亲河恒河。然而四年过去了，这一计划成效甚微，恒河依旧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。

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，流经印度北部几个人口密集、经济发达的邦后，进入孟加拉国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，最后注入孟加拉湾，全长2525公里。在喜马拉雅源头，恒河水清澈透明，但流经印度后，清澈的河水就成了回忆——据英国路透社报道，恒河流经印度工业城市坎普尔时，工业废水将河流染成了深灰色，许多泡沫漂浮在河面上，有一段时间甚至变成红色；在加尔各答，恒河两岸砖窑厂、皮革厂林立，生活垃圾堆也是随处可见，人们就在垃圾堆旁沐浴、刷牙……据报道，在印度每天大约有48万升废水流入恒河，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废水得到处理。66岁的阿肖克·库马尔对路透社表示：“恒河越来越脏，但是没人关心这件事，哪怕是其所孕育的孩子们。恒河是我们的母亲。如果她消亡了，我们就没有未来了。”

那么，恒河水到底有多“毒”呢？美籍印度裔医生葛文德在描写其父去世的书籍《最好的告别》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：身为印度教徒的长子，葛文德必须扶灵回到印度，喝一口恒河水才算尽了自己的义务……尽管做足了防护措施，甚至提前注射了疫苗，但喝了恒河水的葛文德回到美国后还是一病数月……

其实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恒河的污染问题并不严重，甚至由于流域内充沛的雨量 and 湿热的环境，恒河的自净能力非常强。80年代后，随着大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恒河两岸建立起来，工业废水阻断了恒河的自净能力，这导致恒河的污染愈加严重。

对于治理恒河，印度历届政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治理资金时不时被挪用，莫迪政府也不例外。据最新审计显示，为“恒河净化计划”拨出的30亿美元中，只

有不到四分之一真正用来治理污染。印度水资源部长乌玛·巴蒂曾在2016年表示，印度政府要在2018年7月前完成对恒河的水质治理工作，以恢复恒河水生环境，对此，印度网民似乎已经习惯了政客的表演，表示这是个“年度笑话”。

## 尼罗河：谁来分配我的水

今年1月20日，埃塞俄比亚政府总理海尔马里亚姆·德萨莱尼表示，拒绝世界银行仲裁埃塞俄比亚、埃及与苏丹三国之间围绕尼罗河上游“复兴大坝”的争端。埃塞俄比亚总理的这一表态，凸显了尼罗河水权之争的激烈程度。

说到尼罗河，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埃及，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。其实，尼罗河发源于东非大湖地区的卡盖拉河，卡盖拉河水注入非洲最大湖泊维多利亚湖，湖水经欧文瀑布流入基奥加湖，出湖后又称维多利亚尼罗河，此后又经卡巴雷加瀑布注入艾伯特湖，湖水自北端流出，名为艾伯特尼罗河。该河自南苏丹城市尼穆莱以后，称之为白尼罗河。随后，白尼罗河与尼罗河的另一条重要支流、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汇合，成为我们熟知的尼罗河，最后经埃及注入地中海。

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，是世界第一长河。

从尼罗河的流经地可以看出，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国际河流，流域国家有卢旺达、布隆迪、坦桑尼亚、肯尼亚、乌干达、刚果(金)、南苏丹、苏丹、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10个国家。与中东一样，东非非缺水严重，因此尼罗河沿岸10国对水资源的争夺由来已久。早在1929年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埃及与苏丹签署了《尼罗河水协定》，规定在尼罗河上游或支流上，未经埃及同意不得兴建水利工程。1959年埃及和苏丹又签署补充协议，规定埃及每年从尼罗河获得555亿立方米水，苏丹获得185亿立方米水，两国合计用水量约占尼罗河水资源的90%。

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，尼罗河上游国家纷纷独立，直到南苏丹于2011年建立，至此尼罗河流域一共出现10个国家。上游国家对苏丹和埃及“独占”尼罗河水资源十分不满，经过多年谈判，埃塞俄比亚、乌干达、坦桑尼亚、卢旺达和肯尼亚五国于2010年5月签署《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》。新协议要求设立一个永久的尼罗河流域委员会，规定流域各国平等利用尼罗河水，开发水电或灌溉只需得到该流域多数国家同意即可，但协议遭到了埃及和苏丹的强烈反对。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，目前埃及、苏丹、肯尼亚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依赖度分别为96%、77%和33%。埃及甚至把尼罗河水资源的管理权由水资源部、外交部移交至国家安全部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除肯尼亚和埃及外，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都在全球最穷的50个国家之列，要摆脱贫困，发展经济，对水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。因此未来各国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。

此次埃塞俄比亚和苏丹、埃及关于“复兴大坝”的争议，就是这种争夺的缩影。埃塞俄比亚正在青尼罗河上游修建“复兴大坝”，青尼罗河虽然不是尼罗河干流，但水量充沛，提供了下游绝大部分水量。所以，位于下游的埃及和苏丹认为，这座水电站会威胁本国水安全。但埃塞俄比亚认为，国内6000万民众用不上电，修建大坝是发展需要。“复兴大坝”总投资约47亿美元，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6400兆瓦，将大幅提升埃塞俄比亚发电能力，并缓解干旱和饥荒。对此，有分析认为，在非洲这片广袤而炎热的土地上，围绕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也许才刚刚开始。



在加尔各答，一名男子在恒河畔清理垃圾。但印度历届中央政府治理恒河总是雷声大雨点小。

视觉中国

# 消失中的咸海令人唏嘘

■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

中亚地区虽然地处欧亚大陆内部，原本却也并不缺少水草丰茂之地，里海、咸海、伊塞克湖、巴尔喀什湖等众多大型湖泊均集中在这一区域。但是因为近百年来的人类开发、气候变化，这些湖泊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种种问题，其中，当属咸海的命运最令人唏嘘。

咸海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处，因为径流量小于湖水的蒸发量，咸海的含盐量比淡水湖高得多。在咸海全盛的时候，曾经是中亚第一大、世界第四大咸水湖，其面积几乎与斯里兰卡的国土相当。之所以说“曾经”，是因为上世纪中叶以后，咸海的面积就不断缩减。据统计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咸海的面积大约为6.8万平方公里，到1987年，由于水位持续下降，咸海中间的陆地露出，将其一分为二，成为南北两部分。

进入21世纪，这一趋势并未被遏止。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片中可以看到，在2014年8月19日，咸海已经萎缩到原来西面和北面的零星部分，而东部的河床已经消失。咸海基金会官网的消息显示，咸海的面积如今已经萎缩了74%，而其水量减少近85%。有专家认为，这很可能是拥有550万年历史的咸海，600年来首次完全干涸，照此发展下去，等到2020年或将完全消失。

意为“岛之海”的咸海，原本有大小岛屿1500余个。苏联军方曾经在咸海中选定岛屿设置生化武器研究基地，取名“复兴岛”。随着咸海的日渐干涸，“复兴岛”先是四面环水的岛屿变成了与大陆相连的半岛；如今，早已褪去神秘面纱的“复兴岛”直接就成了大陆的一部分，再也没有“岛”的样子。其他的岛屿大致也难以逃脱类似的命运。

原本，咸海水质很好，水的透明度很高，深蓝色的湖水在阳光的映衬下



对比1987年的卫星图(左)和2010年的卫星图(右)可以发现，咸海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。

均视觉中国



显得格外美丽。如今，这样的美丽景色早已无处可寻，剩下的只是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——频繁的盐尘风暴、严重盐碱化的农田、锐减的生物物种，还有与之伴随的当地居民高发的各种慢性病。

咸海本来渔业非常发达，鱼类多达600余种。1921年苏联大饥荒时期，咸海地区的渔民们甚至可以提供莫斯科14节火车皮的鱼作为支援，以助其渡难关。但现在，咸海因为面积和水量锐减，水中含盐量不断上升，导致大量鱼类绝迹。仿佛只有岸边荒废已久、锈迹斑斑的渔船还在告诉世人，这里曾经有过发达的渔业。面对这样的情景，有上了年纪的当地居民感叹：“以后，对这里的孩子们而言，咸海里有鱼就是一个神话了。”

咸海的迅速消失有着多种原因，但

人类的过度开发加速了这个过程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因素。咸海的主要水源是中亚地区的两条著名河流锡尔河和阿姆河。1918年，苏联政府决定将阿姆河和锡尔河分流至附近的沙漠地区，用以灌溉和种植稻米、棉花和谷物等农作物。此举导致流入咸海的水量开始减少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苏联政府从1954年开始改造这两条河的自然水道，将河水引入土库曼斯坦东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中部，以扩大灌溉面积，并修建了卡拉库姆列宁运河，分流阿姆河的流量。经过这番浩大工程，该地区变成了重要的粮食与棉花产地，与此同时，却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。原本作为咸海水源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水被用作了灌溉，咸海也就是从那时起走上了日渐干涸的不归路。

苏联政府曾经试图从西伯利亚引水缓解咸海的情况，最终因为工程量太过庞大而作罢。苏联解体后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没有放弃对咸海的拯救。2003年10月，哈萨克斯坦宣布耗资2.6亿美元的拯救计划，建造一个大坝将东西两湖完全分离，并于2005年竣工。此举成功将咸海北部的海域面积由2003年的2550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3300平方公里，增加了30%。而海水深度也从原来的30米增加到42米。未来，哈、乌两国还将建立联合工作组，解决咸海的生态恶化问题。然而令人痛心的是，尽管国际社会拯救咸海的努力一刻不曾停歇，但据俄罗斯专家的评估，即使采用目前已获成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，也很难再重现咸海当年全盛时的风采了。



《旁观者》3月17日

## 前特工“中毒”疑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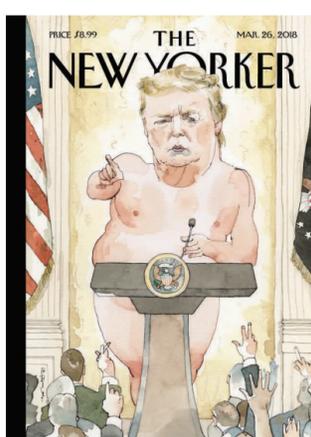
英国前特工“中毒”事件在过去一周持续升级，面对来自英国的24小时最后通牒和种种报复措施，俄罗斯始终强调自己没有参与在索尔兹伯里市发生的事件。在18日的总统选举中，普京不出意外地赢得了自己的第四个总统任期，在《旁观者》看来，“这位满嘴谎言的俄罗斯领导人就想用‘毒权’轻易说服人们，世界上本无真理存在”。



《新闻周刊》3月23日

## 内塔尼亚胡将垮台？

在以色列政坛纵横多年并四次出任总理，内塔尼亚胡如今陷入多起涉腐丑闻，舆论场上有关其执政生涯或因此走到尽头的讨论也沸沸扬扬。就在内塔尼亚胡本月初访问美国期间，作为贪腐案关键人物之一的总理前新闻发言人尼尔·赫兹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。《新闻周刊》认为，如果内塔尼亚胡就此垮台，以色列“将陷入长期的、难以弥补的分裂”。



《纽约客》3月26日

## 暴露

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登上了《纽约客》的封面——他一丝不挂地站在演讲台前，面对一众媒体记者的提问。这幅由巴利·布里特创作的水粉画所要表现的是美国总统与媒体间风波迭起、相爱相杀的关系。这似乎印证了鲍勃·迪伦在歌中所唱的：即便是美国总统，有时也只能赤裸地站在公众面前。

## 一周数字

### 750 欧元

法国政府定于21日发布一项打击性暴力的法案，新规包括对街头性骚扰当场罚款以及延长提出强奸指控的期限。据悉街头性骚扰的罚款数额从90欧元到750欧元不等，如果是累犯或情节严重，罚款数额可能更高。此外，法案允许未成年强奸受害人在48岁之前提出指控，即他们成年后提出指控的期限将从现在的20年延长到30年。

### 500 件

在澳大利亚一座小镇，一个邮筒遭邮政部门遗忘将近半年，积压约500件邮件而“爆仓”。澳大利亚邮政部门发言人20日承认，由于邮差人员变动，比奇沃思镇上两个邮筒中的一个被“疏漏”。3月初，一位居民去寄信件时发现邮筒被塞得满满当当，随后致电邮政部门，后者才意识到这一疏漏。一名邮政人员前往查看后，发现邮筒内堆积大约500件邮件。